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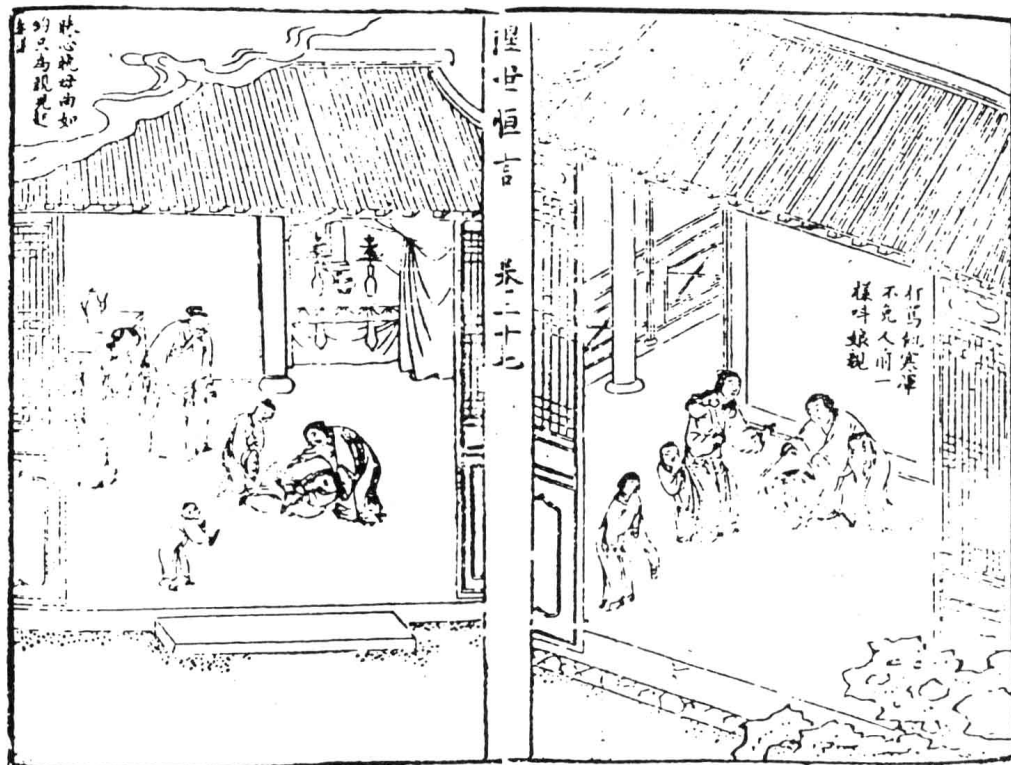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八六・集部・小説類

醒世恆言四十卷（卷二十七至卷四十）〔明〕馮夢龍輯……………一

拍案警奇四十卷〔明〕凌濛初撰……………二二五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獄中訟冤

人間夫婦願白首男長女大無疾疾男娶妻今女嫁夫頻見森森會行走若還此願逐心懷百年瞑目黃泉臺莫教中道有差跌前妻晚婦情離乖晚婦狠毒勝蛇蝎枕邊諧語無休歇自已生兒似寶珍他人子女遭磨滅飯不飯今茶不茶蓬頭垢面徒傷嗟君不見大奔屋山終夜泣悶幾十月衣藍花

這篇言語大抵說人家繼母心腸狠毒將親生子女

醒世恆言

卷二十七

勝道一顆九曲明珠乃希世之寶何等珍重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為怪單可恨的偏生要把前妻男女百般凌虐糞土不如若年紀在十五六歲還不十分受苦縱然磨滅漸漸長大日子有幾惟有十歲內外的小兒女最為可憐然雖如此其間原有三等那三等第一等乃富貴之家幼時自有乳母養娘代侍到五六歲便送人學中讀書況且親族蕃盛手下婢僕耳目衆多尚怕被人談論還要存個體面不致有錢采打罵之苦或者自生得有子女要獨吞家業索性倒弄個斬草除根的手段有詩為證

焚庫捐階事可傷 申生遭謗伯奇殃

後妻處從來有 幾個男兒肯直腸

第二等乃中戶人家，雖則體面還有料道，切時未必有乳母養娘伏侍，諸色盡要在繼母手內出放。那饒寒打罵就不能勾免了，若父親是個硬脾的，定然衛護女兒，與老婆反目，斷不許他凌虐。也有懼怕丈夫，稱害背着眼方敢施行，倘過了那不怕天不怕地，也不怕羞，也不怕死，越殺越上的潑悍婆娘，動輒便施刀弄劍，不是例頭上弔定是奔井投河，攢把死來。嚇老公常有弄假成真，連家業都完在他身上，俗語

醒世恒言 卷二十七

道得奸逆子，頑妻無藥可治。遇着這般潑娘，難道終日厮開不成，少不得開過幾次。奈何他不下，到只得詐賠粧聲，含糊忍痛，也有特來過繼與人，也有送去的，為僧學道，或托在父兄外家寄養，這還是有些血氣的所為。又有那一種橫肚腸爛心肝，忍心害理，無情義的漢子，前妻在生時何等恩愛，把兒女也何等疼惜，到得死後，娶了晚妻，或奉承他，粧腔，或竟惡色，顏色美麗，或中年娶了少婦，因這幾般上，弄得神魂顛倒，意亂心迷，將前妻昔日恩義撇向東洋大海，兒女也漸漸做了眼中之釘，肉中之刺，到得打罵莫說

護衛勸解，反要加上一頓，取他的歡心，常有後生兒女都已婚嫁，前妻之子尚無妻室，公論上說不去時，胡亂娶個與他後母還千方百計，做下魘魅，要他夫妻不睦。若是魘魅不靈，便打兒子罵媳婦，攛掇老公告忤逆，趕逐出去。那男女之間，女兒更覺苦楚。孩子家打過了，或向學中文書，或與鄰家孩子們頑耍，還可以消遣，做了女兒時，終日不離房戶，與那夜叉婆擠做一塊，不住腳把他使喚，還要服每日做若干女工，做得少，打罵自不必說，及至趨足了，却又嫌好道歡，也原脫白不過生下兒女，恰像寫着包攬文書的

醒世恒言 卷二十七

日夜替他懷抱，倘若啼哭，便道是不情願，假性兒，難為他孩子，偶或有些病症，又道是故意驚嚇出來的，就是身上有個蚊蟲，兒一定也說是故意放來釘的。更有一節苦處，任你滴水成冰的天氣，少不得角水孔中洗滌污穢衣服，還要憎嫌洗得不潔淨，加一場呢罵，熬到十五六歲，漸漸成人，那時打罵就把汚話來欺誑，不罵要起漢定說想老公可憐，女子家無處伸訴，只好向背後吞聲飲泣，倘或聽見又道梳這許多妝飾，多小女子，富不起，恁般羞辱，自去尋了一條死路，有詩為證

不正夫綱但怕婆

怕婆無奈後妻何

任他打罵親生女

暗地心疼不敢詞

第三等乃朝趁暮食肩擔之家此等人家兒女縱是生母在時只好苟免饑寒料道沒甚麼衣食巴到十來歲也就要指望教去學做生意越三文五文幫貼柴火若又遇着个克惡繼母豈不是苦上加苦口中喫的定然有一頓沒一頓擔錢忍餓就要口熱湯也須請問个主意不敢擅專身上穿的不是前施一塊定是後破一引受凍捱寒也不敢在他面前說个冷字那幾根頭髮整年也難得與梳子相會胡亂挽

醒世恒言

卷二十七

四

小家兒女受艱辛

後母加添妄怒嘆

打罵饑寒渾不免

人前一橫喚娘親

說話的為何只當絮絮叨叨道後母的許多短處只因在下今日要說一个繼母謀害前妻兒女後來天理昭彰反受了國法與天下的後母做个榜樣故先畧道其槩這段話文若說出來時

直教鐵漢也心酸

總是石人亦淚洒

你道這段話文出在那里就本朝正德年間北京順天府旗手衛有个陸籍百戶李雄他雖是武弁出身却從幼聰明好學深知典籍及至年長身材魁偉臂力過人使得好刀射得好箭是一个文武兼備的

醒世恒言

卷二十七

五

將官因隨太監張永征陝西安化王有功陞陝衣衛千戶娶得个夫人何氏夫妻十分恩愛生下三女一男兒子名曰承祖長女名玉英次女名桃英三女名月英元來是先花後果的倒是玉英居長次即承祖不想何氏自產月英之後便染了个虛怯症候不上半年嗚呼哀哉可憐

留得舊時殘錦繡

每因腸斷動悲傷

那時玉英剛剛六歲承祖五歲桃英三歲月英止有五六個月雖有養娘奶子伏侍到底像小鷄失了鷄母七歲八歲啼啼哭哭李雄見兒女這般苦楚心下

煩惱只得終日住在家中窩伴他本是個官身顧着家裡便擔閣了公事到得幹辦了公事却又沒工夫照管兒女真個公私不能兩盡捱了幾個月日思想終不是長法要娶個繼室遂央媒尋覓那媒婆是走千家踏萬戶的得了這句言語到處一兜那些人家聞得李雄年紀止有三十來歲又是錦衣衛千戶一進門就稱奶奶誰個不肯三日之間就請了若干庚帖送來任憑李雄選擇俗語有云姻緣本是前生定不許今人作主張李雄千擇萬選却揀了个姓焦的人家女兒年方一十六歲父母雙亡哥嫂作主那哥

哥叫做焦裕專在各衙門打幹是一個油裡滑的光棍李雄一時沒眼色成了這頭親事少不得行禮納聘不則一日娶得回家花燭成親那焦氏生得有六七分顏色女工針指却也百伶百俐只是心腸有些狠毒見了四个小兒女便生嫉妬之念又見丈夫十分愛惜又不時叮囑好生撫育越發不懷好意他思道若沒有這一窩子賊男女那官職產業好反是我生子女來承受如今遺下許多短命賊種縱得添添人家計少不得被他們先拔頭籌設使久後也只有今日這些家業派到我的子女所存幾何可不白白

與他辛苦一世須是哄熱了丈夫然後用言語唆冷他父子磨滅死雨三个止存个把就易處了你道天下有恁樣好咲的事自己方纔十五六歲還未知命短命長生育不生育却就算到幾十年後之事起這等殘忍念頭要害前妻兒女可勝嘆哉有詩為証

娶妻原為生兒女 見成兒女反為仇

不是婦人心最毒 還因男子沒長壽

自此之後焦氏將着丈夫百般殷勤趨奉況兼正在妙齡打扮得如花朵相似枕席之間曲意取媚果然哄得李雄千歡萬喜百順百依只有一件不肯聽他

醒世恒言

卷二十一

你道是那件但說到兒女面上便道可憐他沒娘之子年勿嬌癡倘有不到之處須將好言訓誨莫要深責焦氏揀唆了幾次見不肯聽忍耐不住一日趁老公不在家尋起李承祖事過撒來打罵不道那狹子頭皮寡薄他的手兒又老辣一頓亂打那頭上却如醉到饅頭登時腫起幾个大疙瘩可憐打得那狹子無个地孔可鑽流淚痛哭養娘奶子解勸不住那玉英年紀雖小生性聰慧看見兄弟無故遭此毒打已明白曉得不是个善良之輩心中苦楚淚珠亂落在旁看不過向前道告母親兄弟年幼無知望乞饒恕

則个焦氏唱道：小賤人誰要你多言，難道我打不得的麼？你的打也只在頭上滴溜溜轉了，却與別人討饒。玉英聞得這話，愈加哀楚，正打之間，李雄已回那孩子抱住父親，放聲號哭。李雄見打得這般光景，暴躁如雷，翻天作地，鬧將起來。那婆娘索住，抓破臉皮，反要死要活，分毫不讓。早有人報知焦裕，持來勸慰。李雄告訴道：娶令妹來，專為要照管這幾個兒女，豈是没人打罵，要來凌辱不成？况又幾番喝住，可憐無母嬌幼，你即是親母一般。凡事將就些，反故意打得如此模樣。焦裕假意埋怨了妹子幾句，陪个不是道：

醒世恆言

卷二一

八

些疼熱。焦氏嘆道：又不是親生的，教我着疼熱，還要算計哩。焦裕嘆道：正因這上說，你沒見識。自古道：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你心下越不喜歡這男女，越該加意愛護。焦氏道：我恨不得頃刻除了這幾個冤孽，方纔乾淨。為何反要將他愛護？焦裕道：大抵小兒女料沒甚大過失，况婢僕都是他舊人，與你恩義尚疎，稍加責罰，此輩就到家主面前輕事重報，說你怎地凌虐婢夫，必然着意防範，何緣除得他？存了這片疑心，就是生病死了，還要疑你有甚緣故，可不是無緣有線。你若將就容得，落得做好人，撫養大了，不怕不孝。順你。焦氏把頭三四搖道：這是斷然不成。焦裕道：畢竟客不得須依我說話。今後將他如親生看待，婢僕們施些小惠，結為心腹，暗地察訪，內中倘有無心向你，并口嘴不好的，便趕逐出去。如此過了半年，奴家那婆娘一進門，就埋怨焦裕道：哥奴想有甚不好處也，該看爹娘分上，訪个好對頭，匹配纔是怎麼。胡亂亂辭送在這樣人家，誤我的終身。焦裕嘆道：論起嫁這錦衣衛千戶，也不算亂辭了，但是你自己沒有見識，怎麼抱怨別人。焦氏道：那見得我沒有見識？焦裕道：妹夫既將兒女愛惜，就顧着他性兒，一般着

焦裕道：有異兒，宜其法。

卷二一

九

李雄這人
有心計
三十七出
休明有話
去阿不主

不勝喜歡道哥哥言之有理是我錯埋怨你了今當
回去依此而行倘到緊要處再來與哥哥商量不題
焦榕兄妹計議且說李雄因老婆凌賤兒女反添上
一頂愁帽兒想道指望娶他來看顧兒女却到增了
一個魔頭後邊日子正長教這小男女怎生得過左
思右算想出一個道理你道是什麼道理元來收拾
起一間書室請下一個老儒把玉英承祖送入書堂
讀書每日茶飯俱着人送進去喫直至晚方纔放學
教他遠了晚娘躲這打罵那桃英月英自有奶子照
管料然無妨常言夫妻是打罵不開的過了數日只
得差人去接焦氏焦榕備些禮物送將回來焦氏知
得請下先生也解了其意更不道破這番歸來果然
比先大不相同一味將哄逗在臉上調引這幾個小
男女親親熱熱勝如親生莫說打罵便是氣兒也不
再呵一口待婢僕們也十分寬恕不常賞賜小東西
大凡下人肚腸極是窄狹得了須微之利便極口稱
功誦德歡聲溢耳李雄初時甚覺奇異只道懼怕他
開妙當面假意殷勤背後未必如此幾遍暗地打聽
冷眼偷瞧更不見有甚別樣做作過了年餘愈加珍
愛李雄萬分喜悅想道不知大舅怎生發動了便能

改過從善如此可見好人原容易做的只在一轉念
耳從此放下這片肚腸夫妻恩愛愈篤那焦氏已不
能生下個兒子誰知做親二年尚沒身孕心中着急
往各處寺觀菴堂燒香許愿那菩薩果是有些靈驗
燒了香許愿真个就身懷六甲到得十月滿足生
下一個兒子乳名亞奴你道為何叫這般名字元來
民間有个俗套恐怕小兒家養不大常把賤物為名
取其易長的意思因此每每有牛兒狗兒之名那焦
氏也恐難養又不好叫恁般名色故只喚做亞奴以
為比奴僕向次一等即如牛兒狗兒之意李雄只道
焦氏真心愛惜兒女今看生下亞奴亦十分珍重三
朝滿月過請親友喫慶喜筵宴不在話下常言說得
好只愁不養不愁不長貶眼間不覺亞奴又已週歲
那時玉英已是十齡長得婉麗飄逸如畫中人物
且又賦性敏慧讀書過目成誦善吟詩作賦其他
描花刺繡不教自會兄弟李承祖雖然也是个聰明
孩子到底趕不上姐姐曾咏綠萼梅詩云
並是調羹種 偏栽碧玉枝
不誇紅有貌 兼笑白無奇
蕊綻鶯忘咏 花香蝶未窺

龍頭羌笛奏

芳艸總堪疑

因有了這般才藻李雄倍加喜歡連挑英月英也送入書堂讀書又嘗對焦氏說道玉英女兒有如此美才後日不捨得嫁他出去訪一個有才學的秀士入贅家來待他夫婦唱和可不好麼焦氏口雖贊美心下越增妒忌正要設計下手不想其年乃正德十四年陝西反賊楊九兒提阜蘭山作亂累敗官軍地方告急朝廷遣都指揮趙忠克總兵官統領兵馬前去征討趙忠知得李雄智勇相兼特薦為前部先锋你想軍情之事火一般緊急可底勾少緩半月之間擇

醒世恒言

卷二一

十二

日出師李雄收拾行裝器械帶領家丁起程臨行時又叮囑焦氏好生看管兒女焦氏答道這事不消分付但願你陣面上神靈護祐馬到成功博個封妻蔭子夫妻父子正在分別外邊報趙爺傳令教場相會李雄洒泪出衙急急上馬直至教場中演武廳上與諸將參謁已畢朝廷又差兵部官領將三軍齊向北關謝恩口稱萬歲三聲趙爺分付李雄帶領前部軍馬先行李雄領了將令放起三个轟天大炮衆軍一聲吶喊遍地鐘鳴離了教場望陝西而進軍容整肅器仗鮮明一路上逢山開徑遇水登橋不則一日已

至陝西地面安營下寨等大軍到來一齊進發與賊兵連戰數陣互相勝負到七月十四賊兵挑戰趙爺令李雄出陣那李雄統領部下精兵奮勇殺入賊兵抵擋不住大敗而走李雄乘勝追逐數里不想賊人伏兵四起圍團圍住左冲右突不能得脫外面救兵又被截斷李雄部下雖然精勇終是眾寡不敵塵戰到晚一軍盡沒可憐李雄蓋世英雄到此一場春夢正是

正氣千尋橫宇宙

孤魂萬里占清寒

趙忠出征之事按下不題却說焦氏方要下手恰好

醒世恒言

卷二一

十三

遇着丈夫出征可不天癸其便李雄去了數日一聚驕子趕到焦家程與他商議焦道據我主意再緩幾時焦氏道却是為何焦道妹夫不在家歟了定生疑感如今還是把他倍加好好看承姊夫回家知道越信你是个好人那時出其不意弄个手脚必無疑慮可不妙哉焦氏依了焦道說話真个把玉英姊妹看承比前又勝幾分終日盼望李雄得勝回朝誰知已到八月初旬陝西報到京中說七月十四日與賊交鋒前部千戶李雄恃勇深入先勝後敗全軍盡沒焦道是專在各衙門打幹的早已知得這個消

息哭了一驚如飛報于妹子焦氏聞說丈夫戰死放聲號慟那王英姊妹猶為可憐一个个哭得成而復蘇焦氏與焦格商議就祀先生打發出門合家掛孝招魂設祭擺設靈座親友盡來弔唁那時焦氏將臉皮翻轉動轉便是打罵又過了月餘焦氏向焦格道如今丈夫已死更無別處動了手罷焦格道我有个妙策在此不消得下手只教他死在他鄉外郡又恁你不着焦氏忙問有何妙策焦格道妹夫陣亡不知尸首下落再捱兩月等到嚴寒天氣差一个心腹家人同承祖去陝西尋覓妹夫骸骨他是个孩子家那

醒世恒言

卷二十一

十五

曾經途路風霜之苦水土不服自然中道病死說成熬得到彼處叮囑家人搬了他屍地自回那時身畔沒了盤纏退還無門不是凍死定是餓死這幾個丫頭饒他性命賣與人為妾作婢還值好些銀子豈非一舉兩得焦氏連稱有理耐至臘月初旬焦氏喚過李承祖說道你父親半世辛勤不幸喪于沙場無葬身之地雖在九泉安能瞑目昨日聞得舅舅說近日趙德兵連勝數陣賊兵退去千里之外道路已是寧靜我欲親往陝西尋覓你父親骸骨歸葬少盡夫妻之情又恐我是個少年寡娘出頭露面必礙外人談

是不遠道
理人處食
話通

醒世恒言

卷二十一

十五

耻故此只得叫家人苗全服事你去走道倘能尋得回來也見你為子的一點孝心行榮都已準備下了明早便可登程承祖聞言雙眼流淚道母親言之有理孩兒明早便行王英弟道不是好意大喚一驚乃道告母親爹爹暴棄沙場理合兄弟前去尋覓但他年紀幼小道途跋涉未曾慣萬一有些山高水低可不枉送一死何不再差一人與苗全同去總是一般的焦氏大怒道你這逆種當初你父存日將你姊妹如珍寶一般愛惜如今死了就忘恩背義連骸骨也不要了讀了許多書難道不曉得昔日本國代

別鳴鳴的哭了半夜李承祖道姐姐爹爹我骨暴暴在外就死也說不得待我去尋覓回來也教母親放心不必你憂慮到了次早焦氏催促起程姊妹們洒泪而別焦氏又道你若尋不着父親骸骨也不必來見我李承祖哭道孩兒如不得爹爹骨髓料然也無顏再見母親苗全扶他上了生口經出京師你道那苗全是誰乃焦氏帶來贈嫁的家人中第一个心腹已暗領了主母之意自在不言之表主僕二人離了京師望陝西進發此時正是隆冬天氣朔風如箭地上積雪有三四尺高往來生口恰如在棉花堆裡行走

醒世恒言

卷二十七

十一

走那李承祖不上十歲的孩子况且從幼嬌養何曾受這般苦楚在生口背上把不住的寒顫常常望着室窩裡癩癩將下來在路曉行夜宿約走了十數日李承祖漸漸飲食減少生起病來對苗全道我身子覺得不好且將息兩日再行苗全道小官人奶奶付的盤纏有限忙忙趕到那邊只怕轉去還用度不來路上若再擔閣兩日越發弄不來了且勉強捱到省下那時將養幾日罷李承祖又問到省下還有幾多路苗全嘆道早哩極快還要二十个日子李承祖無可奈何只得熬着病體含泪而行有詩為証

可憐童稚離家鄉
遙望沙場何處是

匹馬迢迢去路長
亂雲衰艸帶斜陽

又行了兩日李承祖看看病體轉重生口甚難坐苗全又不肯暫停也不雇脚力故意扶着步行明明要送他上路的意思又捱了半日來到一个地方名喚保安村李承祖道苗全我半步移不動了快些尋个宿店歇罷苗全聞言暗想道看他這個模樣料然活不成了若到店客中住下便難脫身不如做在此間回家去罷乃道小官人客店離此尚遠你既行走不動且坐在此待我先去放下包裹然後來背你去何

醒世恒言

卷二十七

十一

如李承祖道這也說得有理遂扶至一家門首階沿上坐下苗全搜開脚步走向前去問个小路抄路買些飯食喚了雇个生口原從舊路回家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李承祖坐在階沿上等了一回不見苗全轉來自覺身子存坐不安倒身臥下一覺睡去那個人家却是個孤孀老嫗住得一間屋兒坐在門口紡紵初時見一漢子扶个小厮坐于門口也不在其意直至傍晚拿隻桶兒要去打水恰好攔門熟睡叫道兀那小官人快起來讓我們打水李承祖從夢中驚醒只道苗全來了睜眼看時乃是那屋裡的老嫗便持

扎坐起道老婆婆有甚話說那老嫗聽得語音不是本地人人物問道你是何處來的却睡在此間李承祖道我是京中來的只因身子有病行走不動借坐片時等家人來到即便去了老嫗道你家人在那里李承祖道他說先至客店中放了包裹然後來背我去老嫗道哎哟我見你那家人去時還是上午如今天將晚了難道還走不到想必包裹中有甚銀兩放下你逃走了李承祖因睡得昏昏沉沉不覺看天色早晚只道不多一回聞了此言急回頭仰天觀望果然日已西矣吃了一驚暗想道一定這狗才料我

醉世恒言

卷二十一

十八

病勢漸凶懶得伏侍逃走了如今教我進退兩難怎生是好禁不住眼中流淚放聲啼哭有幾個隣家俱走來觀看那老嫗見他哭得苦楚亦覺孤恻倒放下水桶問道小官人你父母是何等樣人有甚緊事恁般寒天冷月隨个家人行走還要往那里去李承祖帶泪說道不瞞老婆婆說我父親是錦衣衛千戶因隨趙總兵往陝西征討反賊不幸父親陣亡母親着我同家人苗全到戰場上尋覓骸骨歸葬不料途中患病這奴才就撇我而逃多分也做个他鄉之鬼了說罷又哭衆人聞言各各嗟嘆那老嫗道可憐可

憐元來是好人家子息些些年紀有如此孝心難得難得只是你身子既然有病睡在這冷石上愈加不好了且聞鬧起來到我舖上去睡睡或者你家人還來也未可知李承祖道多謝婆婆美情恐不好打攪那老嫗道說那里話誰人沒有患難之處遂向前扶他進屋裡去鄰家也各自散了承祖跨入門檻看時側邊便是个火炕那舖兒就在炕上老嫗支持他躺下急急去汲水燒湯與承祖喫到半夜間老嫗摸他身上猶如一塊火炭至天明看時神思昏迷人事不省那老嫗夫人去請醫診脉取出錢鈔時與他喫

醉世恒言

卷二十一

十九

早晚伏侍那些鄰家聽見李承祖病勢正苦役嘆那老嫗着甚要緊討這樣煩惱老嫗聽見只道不知毫無倦怠這也是李承祖未該命絕得遇恁般好人有詩爲証

家中母子猶成怨

路次問人反着疼

美惡性生天壤異

反教陌路笑親情

李承祖這場大病捱過殘年直至二月中方纔稍可在舖上看着那老嫗謝道多感婆婆慈悲救我性命正是再生父母若能掙扎回去定當厚報大德那老嫗道小官人何出此言老身不過見你路途孤苦故

此相留有何恩德却說厚報二字光陰迅速倏忽又三月已盡四月將交那時李承祖病體全愈身子硬掙遂要別了老嫗去尋父親骸骨那老嫗道小官人你病體新痊只怕還不可勞動二來前去不知尚有幾多路程你孤身獨自又無盤纏如何去得不如住在這裏待我訪問近邊有入京的托他與你帶信到家教個的當親人來同去方好承祖道承安發過念只是家裡也沒有其親人可來二則在此久候于心不安三則恁般溫和時候正好行走倘再捱幾時天道炎熱又是一節苦楚我的病症覺得全安料也無妨就是一路去少不得是個大道自然有人往來待

醒世恆言

卷二十七

三

我慢慢求乞前去尋着了父親骸骨再來相會那老嫗道你縱到彼尋着骸骨又無銀兩裝載回去也是徒然李承祖道那邊少不得有官府待我去求告或者可憐我父爲國身亡該法裝送回家也未可知那老嫗再三苦留不住又去尋幾錢銀子相贈兩下悽愴慘慘不忍分別到像個嫡親子母臨別時那老嫗含着眼淚囑道小官人轉來是必再看老身莫要竟目過去李承祖喉間哽咽答應不出點頭涕泣而去走兩步又回過頭來觀看那老嫗在門首也直

醒世恆言

卷二十七

三

至望不見了方纔哭進屋裡這些鄰家沒一個不嘆他是個癡婆子一個遠方流落的小廝白白裡賠錢賠錢伏侍得纔好急急鬆鬆就去了有甚好處這般哭泣不知他眼淚是何處來的遂把這事做笑話傳說看官你想那老嫗乃是貧窮寡婦倒有些義氣一個從不識面的患病小廝收留回去看顧好了臨行又賞贈銀兩依依不捨像這班鄰里都是鬚眉男子自己不肯施仁仗義及見他人做了好事反又擷唇簸嘴可見人面相同人心各別閒話休題且說李承祖又無脚力又不認得路徑順着大道一路問訊進向前去覺道勞倦隨分菴堂寺院市鎮鄉村即便借宿又虧着那老嫗這幾錢銀子將就半飽半飽度到臨流府那地方自遭兵火之後道路荒涼人民稀少承祖問了向日爭戰之處直至阜南山相近思想要祭奠父親一番怎奈身邊止存得十數文銅錢只得單買了一陌紙錢討個火種向戰場一路跑來遠遠望去只見一片曠野並無個人影來往心中先有五分懼怯便立住脚不敢進步却又想道我受了千辛萬苦方到此間若是害怕怎能勾尋得爹骸骨須索拚命前去大着膽飛奔到戰場中舉目看時果然

好悽慘也。但見

荒原漠漠，野草萋萋。四郊荆棘交纏，一望黃沙無際。獨餘暴露堪憐。昔日英雄白骨拋殘，可惜當年壯士陰風習習。惟聞鬼哭神號，寒霧淒涼。但見狐奔兔走，猿啼夜月。腸斷雁聲，秋雲魂自消。

李承祖吹起火種，焚化紙錢，望空哭拜一回。起來仔細尋覓，團團走過，但見白骨交加，並沒一個全尸。元來趙總兵殺退賊兵，看見尸骸遍野，心中不忍。即于戰場上設祭陣亡將士，收拾尸骸焚化。因此沒有全尸。遺存李承祖尋了半日，身子困倦，坐于亂草之中。

第五十二回

卷二十一

三

歇息片時，忽然想起征戰之際，遇着便殺，卽爲戰場料井。只此一處，正不知爹爹當日喪于那個地方。我却專在此尋覓，豈不是個瞎子？却又想道：我李承祖好十分悽慘，爹爹身死已久，血肉定自腐爛，骸骨縱在目前，也難斷認。若尋認不出，可不空受這番勞碌？心下苦楚，又向空禱告道：爹爹陰靈不遠，孩兒李承祖千里尋訪至此，收取骸骨，怎奈不能識認。爹爹你生前盡忠報國，死後自必爲神。乞顯示骸骨所在，奉歸安葬，免使暴露荒坵，爲無祀之鬼。祝罷，放聲號哭。又向白骨叢中東穿西走一回，看看天色漸晚，料來

第五十三回

卷二十二

三

安身不得，隨路行走，要尋個歇處，行不上一里田地，斜插徑林子中，走出一個和尚來。那和尚見了李承祖，把他上下一相說道：你這孩子，好大胆。此是什麼所在，敢獨自行走？李承祖哭訴道：小的乃京師人氏，只因父親隨趙總兵出征陣亡，特到此尋覓骸骨歸葬。不道沒個下落。天又將晚，要覓個宿處。師父若有菴院，可憐借歇一晚，也是無量功德。那和尚道：這小小孩子，反有此孝心，難得難得。只是尸骸都焚化盡了。那里去尋覓？李承祖見說這話，哭倒在地。那和尚扶起道：小官人，哭也無益，且隨我去住一晚。明日打點回家去罷。李承祖無奈，只得隨着和尚又行了二里多路，來到一個小小村落，看來只有五六家人家。那和尚住的是一座小茅菴，開門進去，吹起火來，收拾些飯食與李承祖喫了。問道：小官人，你父親是何衛軍士？在那個將官部下？叫甚名字？李承祖道：先父是錦衣衛千戶，姓李名雄，和尚大驚道：元來是李爺的公子。李承祖道：師父你如何曉得我先父和尚道：實不相瞞，小僧原是羽林衛軍人，名叫做虎二。去年出征，接在老爺部下。因見我勇力過人，畱我帳前。親隨另眼看承，許我得勝之日，扶持一官。誰知七月

十四、隨老爺上陣，先斬了數百餘級賊人，敗去。一時特勇追逐十數里，深入重地，賊人伏兵四起，圍剿在內。外面救兵又沒截住，全軍戰沒，止存老爺與小僧二人，各帶重傷，只得同伏在亂尸之中，到深夜起來逃走。不想老爺已死，小僧望見傍邊有一帶土牆，隨負至墻下，推倒墻土掩埋。那時賊兵反攔在前面，不能歸營，逃到一個山灣中，遇一老僧收留在巷，虧他派事調養好了。金愈朝暮勸化我出家，我也想死裡逃生，不如圖個清閒自在，因此依了他，削髮為僧。今年春間，老師父身故，有兩個徒弟道我是個添來僧。

第一回

卷一

五

不容住在巷中，我想既已出家，爭甚？是非讓了他們，要往遠方去行脚，經過此地，見這茅菴空闊，就敗個安身之處，住遠近村坊抄化度日，不想公子親來，天遣相遇。李承祖見說父親尸骨尚在，倒身拜謝，和尚連忙扶住，又問道：公子係幾年嬌力弱，如何家人也不帶一個，獨自行走？李承祖將中途染病，苗全拋棄，逃回虧老嫗救濟前後事細細說出，又道：若尋不見父親骨殖，已拚觸死沙場，天幸得遇吾師，使我父子皆安。和尚道：此皆老爺英靈不泯，公子孝行感格，天使其然，只是公子孑然一身，又沒盤纏，怎能夠長養？

回去公子道：意欲求本處官府設法，不知可肯和尚笑道：公子差矣，常言道：官情如紙薄，雖然極厚相知，到得死後也還未可必，何況素無相識，却做甚麼？想李承祖道：如此便怎麼好？和尚沉吟半晌，乃道：不打緊，我有個道理在此。明日將骸骨盛在一件家火之內，待我負着慢慢一路抄化至京，可不好麼？李承祖道：吾師肯恁般用情，生死銜恩不淺。和尚道：我蒙老爺識拔之恩，少效犬馬之勞，何足掛齒？到了次日，和尚向鄰家化了一隻破竹籠，兩條索子，又借柄鋤頭，又買了幾陌紙錢，領上巷門，引李承祖前去，約有

第二回

卷二

五

數里之程，也是一個村落，一撥沒個人烟，直到土墻邊放下竹籠，李承祖就哭啼起來，和尚將紙錢焚化，拜祝一番，運起鋤頭，掘開泥土，露出一堆白骨，從膊上連節兒收置籠中，掩上籠蓋，將索子緊緊綑牢，和尚負在背上，李承祖拍了鋤頭，回至菴中，和尚收拾把鋤頭還了，又與各隣家作別，央他看守。二人離了此處，隨路抄化盤纏，儘是有餘，不則一日，已至保安村。李承祖想念那老嫗的恩義，徑來謝別，誰知那老嫗自從李承祖去後，日夕掛懷，染成痼症，一命歸泉。

三、李承
一、生一死
晉朝然哉

有幾個親戚與他備辦喪事送出郊外燒化久矣李承祖問知鄰里望空遙拜痛哭一場方纔上路共行了三個多月方達京都離城尚有十里之遠見旁邊有个酒店和尚道公子且在此少歇齊入店中將竹籠放于卓上對李承祖說道本該送公子到府向靈前叩個頭兒纔是只是我原係軍人雖則出家終有人認得倘被拿作逃軍便難脫身只得要在此告別異日再圖相會李承祖垂淚道吾師言雖有理但承大德到我家中或可少盡今在此處無以為報如之奈何和尚道何出此言此行一則感老翁昔年恩誼

欲收父骨走風塵
千里孤窮一病身

老嫗周旋偕作伴
皇天不負孝心人

話分兩頭却說苗全自從擲了李承祖催着主口趕到家只說已至戰場無處尋覓骸骨小官人患病

身亡因少了盤纏不能帶回就埋在彼暗將真信透與焦氏那時玉英姊妹一來思念父親二來被焦氏日久打罵不勝苦楚人聞了這個消息愈加悲傷焦氏也假意啼哭一番那童僕們見家上陣亡小官人又死各尋旺處飛去單單剩得苗全夫妻和兩個養娘門庭冷如水炭焦氏恨不得一口氣吹大了亞奴襲了官職依然熱鬧又聞得兵科給事中上疏奏請優卹陣亡將士聖旨下在兵部查覆焦氏多將金銀與焦搭到部中上下使用要謀陞个指揮之職那焦搭平日與人幹端打慣了偏手就是妹子也說不

卷二十七

得也要下隻手兒。一日焦搭走來回覆妹子說話。焦氏安排酒肴款待。元來他兄妹都與酒甕同年。喫穀不醉的。從午後喫起。直至申牌時分。酒已將竭。還不肯止。又教苗全去買酒苗全提个酒餅走出大門。剛欲跨下塔頭。遠遠望見一騎生口。上坐一个小厮。却是小主人李承祖。喫這驚不小。暗道。元來這冤家還在。撥轉身跑入裡邊。悄悄報知焦氏。焦氏卽與焦裕商議。停當。教苗全出後門去買砒霜。二人依舊坐着飲酒。等候李承祖進來。不題。且說李承祖到了自家門首。跳下生口。赶脚的背着竹籠。跟着進來。直至堂